續玉臺文苑四卷

橫山江元祚邦玉甫編輯
子　廣訂政

武周諸臣論

徐德英

武曌以唐妾婦宣淫神極革命稱尊葢有生民以來非常之大變也瑯琊王舉義七日而敗李敬業起兵不越旬而炧惜哉雖天命妖孽以禍李氏然使曌得以軀然肆毒於上揚其腥波而煽其凶焰者則唐之

臣子戚之也彼許敬宗侯周來索輩猶犬彘然不足
責賢如狄仁傑宋璟才如婁師德郭元振知如魏元
忠姚元之他若劉知幾陳子昂張嘉貞蘇頲張柬之
崔玄暐桓彥範袁恕巳敬暉等皆當代名賢亦被其
籠絡或執政當揆或禦侮邊陲或盡瘁奔走或屢上
獻替或膺爪牙或典詞命以左右弼成其政是何異
傅豺狼之翼哉故僭竊二十年雖惡逆滔天而中外
晏如諸君子維持之力也於逆順何如哉乃若文惠
之委曲彌縫潛侵內豎之謀五王之達權濟變遂成

返正之勛勣則偉矣大節之虧奚贖也爲諸君子計者當僭亂之初因四海之憤興征誅之師聲大義以討之幸而可以匡復社稷不幸以身徇國以報高宗太宗地下不能則遯迹以遠其垢不亦偉哉何至甘心與腥穢爲比肩趨蹌於禽獸之下乎昔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論者猶非之矧委身晨牝乎然予猶深致憾於五王也夫曌廢唐宗廟殲滅其宗於李氏何有哉誅之而剪其根榦斯得矣或曰子無廢母之義立子而殺其母可乎曰除惡務本聖人戒焉所謂根榦

中宗其根也諸臣則榦也何也昔平勃之誅諸呂也黜呂后所名孝惠子而立文帝彼誠知所務也夫中宗實曌自出也其始固失正矣又常有言以天下與韋玄貞其昏憒狂惑不克負荷已見於始立之初矣五王能以天下之公簡宗室之懿使主神器而肆曌及諸武於朝市亂源可塞矣後廬陵則必母曌母曌矣諸武不能悉誅絕勢也大根不拔末枝是剔其反噬也能無及乎當瑯琊父子之舉義也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昔隋文帝將篡

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首爲忠烈今李氏危於朝露汝諸王不能舍生取義欲何須也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

嗚呼烈哉斯言雖厥志不遂其峻節義氣百世而下凜然猶生曾謂狄張諸君子之賢而不若哉嗟乎

楊廣論

徐德英

亂臣賊子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二十年之間奢虐兇恐惡欲滔天雖古昔不道之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駿昱子業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湛緯周之贇陳之叔寶無不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討肆諸市朝囿爲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弑逆之罪大書

于冊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弒逆之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予不能無疑焉何則吳越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興春秋以僭亂之故貶而夷之今廣也弒父弒兄僭于天位豈吳楚僭亂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例書而君之誠如是也則孺嬰既黜居攝則眞漢氏之統固以挈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之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

無將將則必誅三代以還未有以臣弒君而奪其國者有之自莽始也亦未有以子弒父而君天下者有之亦自廣始也雖其為惡不同然其亂天常而滅人極為萬代首惡則一而已今也於莽則貶而名之於廣則君而帝之是君臣父子有二義也如以廣雖可黜而國不可以無君則莽亦常君天下矣天下固無無君之國而豈有無父之國哉彼不親其親人安得以君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以廣之悖逆暴虐人不能正名討之生前而作史君子又

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儼然兆庶之上是舉中原之地皆爲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爲夷狄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爲當時天下混一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削廣而何君乎匪削之以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爲君父耳而非以爲匪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兇劭弑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劭之僭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時群盜

蜂起不曰反而曰兵起亦以明廣爲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劭顧久而被禍一也而其書法獨異於劭斯予之所憾也至于隋之臣子猶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弑逆昏暴而爲之宗室爲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豢養罔恤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仕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宜斷以

從逆之例若楊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義其庶乎

高熲論

徐德英

高昭玄佐文帝篡周滅陳以成隋氏之業卒之死於非罪予讀傳記而惜其去就之不審進退之不明以致禍也夫乘車載難忠臣所蹈滅頂濡首哲人不爲也而熲胥失之庸能免乎方周天元淫暴朝綱解紐宇文之勢益岌岌然日趨於墜矣熲于是時爲內史大夫矣不爲逢干之諫則爲甯子之愚否則爲考槃之隱人臣之義得矣旣而楊堅矯詔輔政踈擯宗室

獨操政柄招引才望以自拉樹頗不能抗不二之操明委質之義如龔勝之避新謝朏之拒齊乃一聞楊惠之諭意輒欣然弃旨視君臣之義猶弁髦然徒知從堅之可以成名而不知逆順之分不可干也他日虞慶則請盡滅宇文之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而熲依違其間莫可爭止遂使宇文之族烟飛灰滅靡有憔類所謂長君之惡者也運籌制策平定宇内勛名已隆富貴亦至與熲肩衡戮力以佐大業者皆接踵誅廢矣斯時也尚何爲哉引身而退優游林泉頤

不偉哉而乃躭寵戀祿罔知已極於是猜阻日積薦
被斥譴得全其軀可以已矣以文帝之信任猶不免
於投杼之惑矧彼廣何人者蓄拒命之恚懷脽䏘之
忿重以太子勇之締媾哉而欲以區區之口舌以格
無窮之欲心庸能濟乎適足以殺其軀耳然則可遂
其非而不諫乎曰君子量時而入見幾而作焉有弑
父與兄而可責以君師之道以禮樂治天下乎彼且
不親其親又何有於臣民哉是時也辭祿遠遁杜門
括囊以避其害猶懼其不免也其可蹇蹇以犯顏哉

卒之觸豺虎之怒而身被刑戮者乃其不明大義失身匪人以取之也矧又陷溺富貴而以身狥之乎論者謂其達權濟變夷險不二而悲其遭逢之不幸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爲與

梁元帝論

徐德英

梁孝元爲魏師所圍焚周殿所藏書十四萬卷後人問之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君子曰帝之亡國皆不學之故也何有于書哉帝王之學與書生異豈特章句之間而已乎必也先其本而後其末何爲本綱常倫理是也何爲末辭章文秇是也夫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兢兢行道業業致孝此二帝之所以帝也人紀肇修邦家輯寧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古之聖人欲天下之治平必先正其心心正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矣道學之本原莫有外于此而其大經大法則於易書詩禮春秋莫不備載所以垂訓於後世者深矣是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將以致其道而成其法也衆庶且然況于帝王乎學既博矣而心不正身不修不可謂之善學也身之不修而能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今觀元帝所行其昧于聖賢之道者多矣夫人道莫先于 綱常綱常之中莫親于

父兄武帝帝之父也方侯景之逼臺城爲人子者君
父之難所當用心者也故乃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方
且殺桂陽逐郡陵圖譽詧兄弟叔侄治兵相攻腹心
之疾未除骨肉之釁隨起簡文廬陵帝之兄也初在
藩邸廬陵因事奏帝鬪其入閤而躍靡爲之破簡
文嗣位不思翊戴不奉正朔徽倖國患惟利是圖既
承爪髮之變曾無徇難之志欲與成濟之謀其視父
兄爲何人也豫章帝之侄也蒞祚不及三旬受制賊
臣擯棄幽辱帝不惟不能拯之于難抑且寄沈于水

及其二弟武陵帝之弟也其子圓正以寬和得衆帝以詭計誘而囚之死由是遂懷異志又不能聲其罪而討之故乃畫版爲像親訂支體道引外寇自滅宗親厥後江陵之陷變基于此徐妃帝之婦也因王妃之死逼之赴井不聽諸子制服[redacted]帝之子也麻溪之沒戰于[redacted]帝無戚容蕭賁劉之遴帝之臣也賁以勸討賊而被誅之遴以才勝巳而見殺王偉左右奸逆毒亂天下身爲賊相親弑簡文父兄之讐不共戴天者也帝見其文辭華麗卽欲宥之聞其毀巳然後

誅之其所爲如此是誠夷狄之不若而所謂綱常倫理漸滅殆盡矣方其始誅侯景卽安江陵苟圖一時之寧不思日後之計乃於龍光講釋蹈前車巳覆之轍至於將亡亦不能悟何其愚哉季木之言不聽于謹之計得行束手就降身辱國亡盖其宜矣且當是時齊盛於西魏强於北夷狄充塞於天下而堂堂中夏之君乃偏安於江左一隅之地不思保國安民廣土拓境顧乃戕害骨肉講習非道欲以不亡得乎夫書豈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秦始以焚絕經書而失天

下漢高以不事詩書而教化不振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其尊崇道學亦重矣而治不至於三代者以綱紀不張故也夫帝王必以務學爲急所貴乎正心而不偏必以傳達爲本所重乎純一而不襍蓋學所以正心也身所以率物也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則雖傳綜經史學貫天人竟何益哉昔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非道學之要領乎夫經書正道也佛老異端也既學經書之正道而又雜以佛老之異端亂道學之眞拂聖賢之理其不喪身亡國者或寡

矣書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若孝元者其亦自作之孼歟何辜於書哉治天下之道無他在乎正其本而已矣本既正矣則其末自舉矣能正本者莫如仁義行仁義者莫如學夫學精而後義可守義明而後本可正使元帝于當時所謂曰仁曰義者習之熟而行之篤必不至于三綱淪而五常斁矣又何亡國喪身之有哉假使時人問焚書之故而帝荅之曰此我國家典籍吾恐爲人所得故焚之耳亦庶幾乎爲國之志設或人舉經史之義以詰其亡國之由

不知帝將何以應之帝之意將以欺時人也豈能逃後世之譏乎非惟不知已之過抑且不知經史矣吾故曰帝之敗亡皆乃不學之故而於書則無負於帝也雖然蕭繹不足道也傳聞强識如魏文帝文武之才如唐太宗而卒不能免於篡脅君親屠戮同氣况於六朝三綱廢淪五常攸斁之時乎無怪乎帝之所爲也吾獨悲夫聖賢之道日熄日竭而讀其書者徒知多聞傳浹之爲貴而不知躬行實踐之爲功吁可勝嘆哉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論

徐德英

諸葛瞻見危授命可謂忠矣然余猶有憾焉鄧艾以數千之衆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將士疲敝深入敵地徼倖而取人國此兵家之所忌也曾以艾之謀畧而智不及此乎盖艾既入陰平前有堅城後無援師唯有一戰可以逞其志其將士自知必死破敵必矣此韓信敗李左軍之故智也瞻於是時誠能勒兵據險

而拒之移檄州縣諭以固守堅壁清野以待之彼戰則不得攻則不克抄掠無所獲欲歸則山谷險阻曠日持久士氣蕭瑟猶之魚遊釜中坐以待斃耳瞻乃潛遣一師出其後而以大軍擊其前艾以疲敝之衆兼以腹背受敵破之猶迅風之振枯葉耳而乃計不出此以一言之忿捐萬全之策率疲弱之兵當必死之寇父子俱殞國隨以亡哀哉且瞻爲元臣之子與國同休戚者也當黃皓秉政之時所宜叩閽力彈陳王業之艱難明邪佞之不可近不聽則以死繼之庶

君心感悟天意可回而乃嘿嘿苟祿曾無一言之匡救及乎社稷傾危徒以一身捍之不亦難乎雖然瞻爲國而死於忠尚爲父而死于孝彼賣國偷生若譙周者視之可愧死矣

女誡論

徐淑英

宿瘤女 齊閔王后

婦女之美不在於容貌嬌冶在於德行端莊故語醜貌若宿瘤甚矣仁義有當王心期月而化行鄰國后星告隕遂有燕人之禍焉予觀自古理亂莫不由於宮壼者矣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敗也以妹喜商之盛也以簡狄及其衰也以妲巳周之隆也以邑姜及其替也以褒姒誰謂理亂不關於內助乎總之未有

出於仁義之一言也

程女　歙人

貞女佩父訓烈婦死鋒刃所以然者杜淫亂之風爲後世失節者之明戒也程女不辱父母詈賊就死其節孝炳矣唯此義常明故有齧指題詩如清風之與桂林義不受辱如詹女之與蘭婦井可全身如郴氏之與婦女此心不欺千古一轍彼不惜此生身爲重寧逐將軍馬上來者亦可鄙矣亦可愧矣

賢義姑　魯野之婦

夫義姑乃魯野一婦也棄兒全姪能明大義如此宜乎齊將一見而遂止然有向私愛而背公義視猶子如路人者此可令義姑見乎雖爲丈夫反不婦人若矣

吳婦　都昌之婦

吳氏無子婺居玉潔不塵誠可謂千古一人矣其所尤難者爲紡績等役以孝養其姑終身不聞怨言至於雙瞬重明孝感豈不彰彰哉

汝妻　汝敦之妻

汝妻不以財帛爲寶而以友恭爲寶始焉避居繼焉
分金成夫恭讓之名賢婦令夫貴誇信不虛矣雖然
亦由敦用其言也爲敦兄者始聽妻言不友其弟終
以分金感悟去妻全義吁亦已之過何不獨斷於已
以成妻之不德耶

黔婁妻

大凡君子得聞其隱行多賴有賢內助若魯黔婁之
生平守正不有其妻不幾以死而移乎况謚不在貌
其顯在於昭其隱不以衣食不足爲康而以仁義清

介為康魯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吾曰無斯婦也不
見斯人

劉母 劉安世之母

安世欲辭諫垣孝子也劉母勵其就職賢母也名垂
殿虎忠臣也且謂爾父欲為而不得則一門忠孝可
見矣

吳母 姓謝宋吳賀之母

君子曰口舌者禍福之門也滅身之斧也言語不可
不慎如此矧言及人之短長乎吳母之答其子非以

苦子實以愛子矣

齊義繼母

吾觀世人私其子嫉人之子甚且迫之無立錐之地何不效齊義之爲母乎而乃欺死者之託然則爲子者當學王祥爲母者宜如齊義母也

房母

夫孝親之心本於天性偶有未盡實上無以率之耳房母不欲案人以不孝召其母子以感悟卒使其人以孝聞人謂景伯純孝也孝其親施及他人吾曰房

母眞慈也教其子並及他人之子

朶那　女奴

朶那雖一女奴也觀其奉主日謹及視宼如歸其方寸居然一丈夫也若隺林所載養犬自噬者可以風矣

父鄒公行狀

鄒賽貞

先父諱謙字終吉號益軒世系太平當塗人自幼頴敏博學有大志昆季三人長伯孟亨次仲和各有夙疾未能持家先人與母孫氏事先祖父母以孝行稱于鄉里時遊郡庠甘勤經史家事維持備歷辛苦景泰庚午領鄉薦赴禮闈得乙榜授浙之常山訓導于時同窓友數輩偕乙榜者各以職薄而辭惟先人以家貧親老而念之曰余若以職薄而辭則余雙親桑

揄之景曷能留耶其布衣友若布政使端仲仁右副都御史吳興璧等皆領其孝誠而惜其小就既而奉
先祖父母之任晨昏侍養靡不得其懽心九年考滿
奉親還鄉給由之京陛靈壽學諭仍爲雙親年高弗能迎任奉養晝夜惶惶尋遇　恩例許分俸養親郎欣然以任內該支俸糧分回原籍養贍歲時又以土產及衣服屨襪之類寄奉問安長伯無子兼患目疾
先人期以終身供奉衣食少年失偶先人仕常山輒寄資物爲其續絃止一女爲作資粧嫁之次伯子女

七人皆有恩惠所及又如祖產之類悉皆讓與次伯
復勉長伯曰汝無子終身靠我可矣幸毋念祖業也
在靈壽時客近京師因女年將及笄每以書謀諸心
友鍾寺正爲之擇婿鍾遂復以同鄉故族門下生濮
子棐賢敏可妻于癸未歲親迎于靈壽留貳館授業
三年生子韶先父每以英物目之後挾歸京邸乃得
諧綿綿之慶又在靈壽六年聞祖父憂回家守制未
幾祖母亦逝輀車並葬哀毀踰禮服闋閒遣弟魯入
郡庠補弟子員乃起復赴京仍授夏邑三年通滿諸

士子不忍別以任內有績又陞湖廣常德教授于時詧已登進士第父到任四年自陳休致還家共族人親故作樂終日會詧宰建德與行取之京父以塵事不羈心自快且有平昔鍾愛婿女之情因同抵京師會悟時乃癸卯大比之年旣而延芳果中京闈父得滿素願喜之不勝復諭孫詔爾能加勉下年當出人一頭地也外孫女秀蘭亦嘗戒以女工婦道之端爲之議婚姻命愚夫婦曰婿苟賢矣貧富莫較後有太學生費氏子明經能學媒氏請締婚姻遂欣欣贊成

曰此因緣實吾兩家之慶將來者安可量乎斯言也益有徵矣先人生前爲人篤實正直平居教子女皆有法度飲食必謹節服飾不華靡歷官四處舉得人心士子咸服其教養之恩同僚重其寬厚之德初任常山有生徒曰樊鯤者幼失父同母守孤衣食不贍前典教者責以束修未備或受呵譴不能容身欲罷學事農畝父到任卽與入講下特加青盻教誨傳示經旨後此生果中鄉舉入監後授福建某府同知會先人于都下拜謁感泣曰今日之榮先生之賜也其

成人大卒類此乃於成化丙午四月十五日晨起召
次子常具飲饌共子婿族人相宴中庭食畢而遽殁
壽六十七子二長彛任監察御史次常生員女二長
賽貞適濮　中癸卯鄉試次安貞適儲懋成化二十
三年五月　日女賽貞泣血書

祭夫葉天㚤文

江錢娘

于惟君子實有可悲紉曾牽幙長擬結褵如何至此天傾地移生與君無半枕之歡死與君擬同穴之期蓬室寂寂梅帳凄凄鴛衾夢斷鶴駕踪馳霜華冷戶月涼浸扉風號露泣景是人非空有織手莫縫君衣空有髩髮莫與君齊空有孟案莫奉君巵空有頳顏莫侍君幃君有老母其誰與依君無嗣子其誰與繼高堂奉事妾願為之幽窓苦節妾願守之君含笑入

地下妾尚何以人爲嗚呼昔何緣兮天作合今何諐兮鬼難欺栢舟兮泛泛薤露兮萋萋金堆兮君掩骸銀粟兮我減肌白日兮如駒隙綠窓兮損蛾眉今夕兮不知何夕少時兮一如老時縱有慇情兮莫酬契濶縱自摧傾兮莫爾支持海流不竭兮淚流山石難崩兮指語庭月兮照予懷予懷兮與君知

錢娘婺源江基之女也幼許聘葉氏天㚜天㚜物故錢娘聞訃即易服往其家親祭之自譔哀詞朝夕奠哭于靈前遂不肯歸毋家營造雙壙以期同

穴事姑以孝謹聞姑沒盡哀喪葬如禮家產蕩析攻針繡以自給親族憐而饋之皆却不受常坐一木龕不踰戶閾者數十年爲遠近處子師士論稱爲女中夫子狀聞詔旌表貞女之門

祭費太宜人文

鄒賽貞

天隲婉懿胥興慶門循循立教成子及孫輪囷參錯天葩吐芬巖廊燕遊既修既文天子推恩兩錫封誥珠翟霞裳彰此慈教冠佩饔飧忻忻又孝惟德之修承天之報顧予弱息賢孫之嬪冀炙慈範用淑其身胡阻攸望哭此哀聞終教奚恃切我憂殷哭送就道覲戚之禮遥阻雲天愴望千里悠悠我心曷維其巳緘辭告虔薦以殽禮尚享

祭夫未軒文

鄒賽貞

嗚嘑哀哉嗚嘑痛哉惟我與君蚤爲夫婦合志同心期大門戶君志四方我聊內助蚤歲迍邅中年雲路發軔曹庠師儒碩傳教法蘇湖清白亦固養子岐嶷一經蚤附子北父南參商幾度幸兒京闈天荒一破我君共喜達旦而坐自念平生遭逢屢蹉衮衮諸公二郎必做歲之丙辰果中甲科玉堂金馬子婿聯珂君陞東萊京師順過父子婿女團樂咸和洽然內集

綵服婆娑匆匆宦况復爾奔波中州持衡英才網羅
四藩文主公道維多庚申之春應詔而起寒谷春陽
恩例不次父子同朝天倫篤至豈料季兒殤於此際
傷割之悲淚竭心灰猶賴長兒慰我愁懷盤飧日侍
杖屨追陪噫承平頗稔禍孽將媒君轉美官南冑繩
愆故鄉咫尺擬拜墓阡獨嗟父子恩愛纏綿卜日啓
行中秋月圓舟楫而南速抵江滸踐任弗及背瘡伏
虎欲奔家園風波故阻竃後踆前誰能我顧君猶命
我移入官署湯藥親嘗精神無異執手不言尚冀疾

愈禍變不測竟成長逝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君骸我收君柩我撫北都病兒南奔哀苦鞠柩歸鄉聊遂安妥近郭僧房謹奉香火豈料吾兒尋亦寢疾茹苦抱痛瞑眩無益晨猶在床暮已在簀嗟我痛腸五內號裂嗚呼哀哉天胡不仁而致於我此極哉二人父子偉偉乎英才堂堂乎奇瑰天胡奪之速而相繼爲塵埃耶橋門翰苑官秩不殊而儼乎其仙境也何夢幻迍邅而不得晝錦於鄉閭也嗚呼哀哉痛哉我爲君婦四十餘載百年之期歲月不待憶昔清閨八詠有

在今逢逆境三從誰賴嗚呼哀哉幸我壻女遠來治喪爰擇佳城金山之陽仲冬甲申維辰之良雙旌發靷玉骨斯藏潛德不磨天符共佩父子並穴泉臺永賁慈孝相憐宛生一致嗟我悲哀苦生人世尚冀我靈陰祐俾家不墜俾孫有成善門餘慶指日復興臨柩俯伏血淚如傾蘋蘩侑奠清酒在樽靈其不昧鑒此哀忱三獻殯宮永別千春嗚呼哀哉尚享

祭龍兒文

鄒賽貞

爾之亡矣倏忽一年日月易邁幽冥杳然思爾音容淚如潺湲入爾書室塵埋几筵殘書斷簡觸目心煎人亾物在此恨誰憐嗚呼哀哉兒邪母自戊戌生爾頗見岐嶷汰沙得金中心自喜父母鍾愛兄姊憐恤方能言行育養以正教讀四箴即能領訓枕畔膝前泠泠聲誦嗟惟斯時父運尚蹇遭家多難省祖回鄉數月遷延祖病於床祖病甫愈便欲東裝殆至南京

毒發背瘡於時毋携爾輩遠處帝鄉獨身操持艱辛備嘗念爾幼弱擔我心慮晨與保無虞於夕息日夕保無慮於再旦撫摩愛養望爾成人幸而父病愈北上癸卯之歲適中大比仍遭祖喪合家南還守制故里我於斯時欲擇爾配周詢密訪殊無可意自揆有兒患無佳配憐之實之事亦未遂嗚呼哀哉殆至丁未爾父任官曹南爾方十歲挾於官邸切磋琢磨勤勞教誨日侍家庭所親經義里巷之語鄭衛之音皆不令接之於耳如此者蓋欲養爾性情端爾趨識以

戌大望也嗚呼哀哉彼歲己酉爾兄發解京闈春榜
未遇省祭南歸復爲爾推姻事乃得故族謝氏之女
父母議之甚爲相當遣使賫書文定厥祥繼當丙辰
爾父官滿念爾長成議畢姻娶挾家南行爲我馳驅
舟車水陸氷霜崎嶇歲暮親迎喜動庭幃父母祝願
壽考維祺承我宗祀大我鎡基豈意杯蛇釀疾在脾
嗚呼哀哉痛哉丁巳之春偕上京師病尚未愈體貌
甚羸兄姊既見惟問驚疑父官萊州限有程期獨往
赴任我故不隨拳拳爲爾訪求名醫藥餌調護寢食

節宜既頗平復得展愁眉心欲向學力或見痠母嘗勉爾量力爲之兒之心志母亦深知嗚呼哀哉已未之秋母兄遣爾省父來萊爾侍晨昏居餘半載父應詔起俱爾北來見爾丰采我懷獨開不意房中父夫提孩嗟我含飴痛淚盈腮自謂罹此凶咎必當否往泰來夫何未久爾病復攖陰癰內毒禍已成胎庸醫誤療婦然誰哉兒邪哀哉我爾病臥床母心憔悴匍匐倉皇無可爲計值時盛暑夜以日繼欲爾疾愈理不可得兒見母苦尚以言慰母聞爾言亦不忍以

死事傳何期丙申之夕爾神色異骨肉相看肝腸裂
碎亦有遺言執手爲記殆至天明永訣而逝嗚呼痛
哉服親迎時之衣覆奩巹時之被歲月之促號天莫
企噫死生固有命而恩愛何能割耶父母在堂亦有
而兄祿養固有以樂天年者所悲者爾婦幼娶無嗣
繼續爾雖付以節義之言吾不知其能金石否也噫
昭昭節義在丈夫或亦有迷於利欲者彼蠢然之陰
質寧知節義爲何物耶吾以是切心痛腸爲爾恨也
兒若有靈尚當陰淑其心默勵其志使古人之風見

於吾門則生死者皆有光矣嗚呼痛哉與言至此注
淚成河鬒聆之子負之騾羸揆之於義古人亦有求
玉他山而名不泯者盖思爾遺言匿愛是從也適茲
期年俗禮則作佛事云爲兒超度在士夫家禮蓋無
信然者毋之痛兒亦欲從俗而又止乎禮義也吾兒
生前亦能以禮自處而無信於異端者今登鬼錄矣
冥魂渺渺不知在天堂耶在地府耶抑果有天堂地
府可爲之超度耶嗚呼哀哉兒之生也過隙之駒兒
之死也緑目之頃無寸心傷悲重寫哀詞侑奠殯宮以

盡情悰嗚呼哀哉尚饗

祭妹婿文代子作

徐淑英

嗚呼蘭有至德忽爾改馨玉有令名倏焉毀形吁嗟吾丈慷慨雅諶丰神駿逸禀氣淑清旁搜百氏勤史斵經秀鍾壺蘭志凌斗星僉曰偉器玉潤金精況有世德奕葉簪纓大夫勳業佇藉繼承胡爲不祿星隕天津蔘燈掩照綠水珠沉冤騰千里皃歸九京白也偕逝捉月騎鯨二儀高下靈其縱橫嗚呼光陰隙過石火難延黃泉幽遠去路無程丈爾祖母痛哭撫膺

我之弱妹晨昏哀喑壎篪斷奏幼女誰憐烏泣夕陽鶺啼夜聲旁人側聽且斷心旌嗚呼其託內兄涕淚沾襟追憶客歲問疾談心朝夕話言在耳猶新望爾振翰共扶共矜詎期今日遽隕厥身臨訣呼問痛叵可陳撫柩嗚咽疾首傷情天耶命耶皆不可明長吉有夢伯道堪憐吁嗟悲風兮橫來苦霧兮滿振高山兮送遠流水兮無音飛雲兮西馳零露兮未凝猿嘷兮鶴唳花落兮鳥湮思丈兮不見雨淚兮交征愁緒兮何極長號兮難伸神靈兮如在洋洋兮來臨

祭父文

節婦

痛夫早逝不天而天我無天而有父天而不天父棄我乎中路我恩我育情均骨肉我訓我儀露蘭霜竹自我扶牀聚我衣裳掃我琳瑯篚我玄黃歸寧饋問歲時無間淺淺之恩勤劬繾綣夫何此身生也不辰將安將樂事變輪雲我早霜居諸幼孤孤我姑既卒孰恃孰怙所望我父庚既我乎胡爲徼恙父亦長往而今而後托于誰仰嗟夫爲人之女也父其天爲人

之婦天其夫天天其父也以育我之故天其夫爲終我之圖今終我之天旣絕而育我之天亦折昔不天而天之幸遽轉而爲天而不天之孽孽我之天孰遣孰排輩我之天孰挽孰回嗚呼哀哉嗚呼慟哉枯稍號塞兮怨析聲酸舉酒一奠兮永訣乎萬古送我父於大坡噓兮腸裂而淚殷

祭夫文

殷氏

嗚呼吾夫制行端方稟性剛直孝於父母友于兄弟御内以禮接人以恭取與不苟語默中倫淡泊自律儉素自持與偕白髮胡乆抱病不幸子夭所望惟君君今長逝敢愛吾身誓以死殉斷斷不移君毋棄我方軌齊輀嗚呼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相從吾分豈以市烈聊具薄奠訴我一志惟靈有知九泉相俟

祭夫文

黃氏

嗚呼吾夫之生也髫年立志長涉經營無奈命途多舛每靡成而有敗遭逢不偶更受辱而寡榮公姑信嫉妬之言手足無怙恃之望二叔同入黌宫僅免剝膚之禍良人終身偃蹇幾遭貝錦之讒寄食窮途幸留殘喘食半菽以無餘登二餔而不給夫商婦績僅供朝夕之需骨立神銷遥將甘旨之奉寓寄十有餘年淒涼百千萬狀方冀白首何期中折况無後嗣倚

杖何人脫珥解衣治衾棺而送殯扶輿執紼歷千里
而歸窀棲靈宗祠之隅卜兆前山之吉墳塋治矣信
誓昭矣獨念孤能正首幸息半生於飄零倘令哭可
崩城寧委骸廬於草莽雖掇蠡蒙驪姬之譖而飛霜
奮齊殿之誠游寃尚逐夫蒼梧灑淚忍斑乎湘竹生
陳一奠死有餘悲尚饗

黃氏者歙方洪山妻也夫亡未七竟自絕粒歷訴
生平鬱事作文祭夫文成怡然觸死于靈之下士
大夫聞之無不驚嘆

祭兒文

劉二酉

屆在仲春有如芝蘭之茁秀生於二月又似桃柳之敷榮相貌清奇果非凉德者所能承受丰姿高異又豈薄福者所能鎮壓耶雖未獲承歡膝下而孺慕依依已相質于無言實頃刻不違步趨而誠求顧復已默中其心脅一啼一哭罔不關心一舉一動悉皆共念不意滿月之期方過二日寃鬼之游忽歸九泉吁嗟噫嘻造物何奪彼之速而苦我之深也杳冥蒼天

既不可問恍惚形象猶在目前徒自慟惜無濟生事輕殉小子轉失丈夫是以覩物懷人不勝觸目之慘強制柔腸難免天性之思因其始焉生也過於靈變不禁人人鍾愛繼焉死也暴得奇病不覺念念哀憐秖見朝暮冷清益增我凄愴之感襟懷空綽更添我嗚咽之悲迄今三日化爾骸骨請向西路以仙遊堂上二親送爾冥資願作轉世之貴客草創此而哭吾兒即讀之而祭亡鬼

二酉青田之裔嫁括蒼黃玉季寓虎林　作文時年十九歲

讀崔張傳

趙喜珠

張生者人言唐元微之亦莫可考弟跡其與崔鶯行事良可嗤也始而合終而棄人情薄似秋雲大都如是所嫌者鶯之再適也既不自愛苟託於張又不自愛再從及他亦何異朝作張郎婦暮作李郎妻者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論鶯者但據別後一柬遂謂千古第一情人若據此柬鶯正千古第一負心人也彼云雖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滅言猶在耳盟豈忘心郎謂

張不認我義已斷絕不知義雖斷而情難斷安知張之不我合也及嫁後張果以中表求見崔此時速死以謝張猶謂偷生而僅以疾拒崔果何如雖然良心猶未死也使崔亦以中表見張則向之盟言止齒頰之好音乎罪崔者崔不肯死留崔者崔不敢見若張則花閒蝶耳何尤焉

讀離騷

徐德英

離騷九章九歌或有重雜無次者乍觀之覺雜亂然詠而味之字字不苟蓋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悲傷哀怨之不已者初非爲辭藻也後世作者往往學爲謇澁至不可讀而騷之意亾矣予常考其時爲之處而不得也彼以君昏而愎以臣佞而諂適他國也則宗臣無去義欲隱嘿則心不能忍唯死可以安耳視其涉江哀郢惜往日諸篇尤爲切至慘不可讀其

忠義慷慨之氣足使人感動興起君子有言爲人君臣父子不可不知春秋予於離騷亦然

讀史一

明徐德英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禮莫大於正名分諸侯巳得行天子之禮矣季氏旅於泰山卿大夫之僭諸侯之禮也又何怪乎

讀史二

秦始皇恐匈奴爲禍役民以爲衛而亾國者胡亥項籍恐義帝之爲害而弒之而卒以是敗亾曹魏恐陳思之生變沒身禁錮而禍移於司馬宋文虞彭城之

作亂誅戮不疑而身殞於凶劭明帝以疑忌剪刈兄弟而蕭道成滅其族蕭鸞屠操宗枝而梁武覆其社隋文帝操宇氏之種嗣而躬被弒於愛子唐太宗殺二王之子孫而後嗣幾滅於妾婦周世宗除諸將之強壯者而國竟傾於宋藝祖嗚呼孰謂天道遠歟

讀史三

李太伯不喜孟子多誹毀之後世非之予謂孟子當天下交利之時獨惓惓以仁義爲說固非當時遊說之士可比而盱江之意亦有所在未必盡不是也周

天下之共主也孟子未嘗一至焉乃慭慭於齊梁之僭王告之以王者之道信斯言也其置周何地乎若孔子必無是矣然孟子歷聘列國而終不遇後世不以爲卑汚文中子獻策文帝後世疵議之不置嗚呼豈尚論之當歟

讀史四

唐賢臣前有房杜狄張後有姚宋李裴然出處之際君臣之義均有慚德矣其無愧者其陸敬輿乎顏魯公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宣公也殺身成仁舍生取

義者文忠也然保身之智有遺恨矣

讀史五

唐僖宗之際王綱解紐藩鎮跋扈皆有桀驁牟叛之心獨李克用不失臣節亦空谷之足音然始則寇忻代以倡亂中則恃強兵以要君終而君父西遷危迫求救不能奮袂以赴國難徒擁大衆以自封植史謂唐能臣其然豈其然乎

琴問

徐淑英

徐氏偶彈琹於貞蕤堂有嫗聽罷問曰琴有說乎曰有琴者禁也禁邪心也又曰朔之何人曰伏羲氏始曰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何曰象三百六十有六日廣六寸者何也曰通六合前高後徠何也曰象尊卑上圓下方何也曰圓象天方象地是故迅雷疾雨不彈以天地不和也十二徽以應十二月日十三徽者何曰中徽爲君象閏月曰聞古琴五絃今琴七絃者何

日文王武王各增一絃大爲君小爲臣嶽高五分者何曰象五嶽鳳池四寸龍沼八寸又何曰四寸象四時八寸通八風曰昔昭烈過潭溪聽德操鼓琴何以即知有英雄竊聽曰此亦仙耳至若閔子聞知有感中郎入辯殺音豈初學之所可企曰安道何以破琴曰彼不爲王門之伶人河汾之叟何人乎曰亦賢而隱知音之輩伯牙何以絶絃曰鍾期既去高山流水誰復能知鳴琴可以治耶曰單父之宰是巳能辯琴絃之斷者何人曰蔡邕之女琰也琴名亦同乎曰不

同庖羲曰離徽伯喈曰焦尾伯牙曰遞鍾亦有曰號鍾曰綠綺曰操固不同亦有爲乎曰有其操固難枚舉若虞帝之南風爲閶闔歌也宣廟之猗蘭爲招隱作也尼父顏回爲悼道無傳也師曠陽春爲法素女奏五絃也如猿鶴雙清石揚休解組而賦客𢥞夜話誠意伯明農而成也言巳嫗振衣謝曰不聞爾言幾爲琴障請述以志不忘

臺文類卷十四

四

綠窗語

秦氏

天地生人付以弱質蓋假此嫥嬐陰陽轉續人世之命脈焉耳乃嗜焉者溺之以爲權如飲醇醪不知其醉妬焉者專之以爲樂如就好爵不知其他迷焉者戀之以爲痼如入羈籙不恤其鬆縱焉者得之以爲美如遇奇珍不羞其汚天下如是之丈夫如是之婦人恣情志義辱志滅身大失天地化育生人之意

警世語

彼美丈夫德義外不着閒想彼淑女子貞信中獨全此身丈夫快事最多奚以得女爲樂女子育嗣足矣稍徇則戕人之生伐人之國毀人之家天地陰陽之靈氣豈以供人戲弄之資戲弄天地陰陽者天地以爲不祥不祥而能自保者從古無有